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二年

第七十號

第一七五次會議及第一七六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

紐約成功湖

目 次

第一百七十五次會議

	頁次
二七四. 臨時議程	1
二七五. 通過議程	1
二七六. 繼續討論埃及問題	2

第一百七十六次會議

二七七. 繼續討論埃及問題	11
二七八. 繼續討論希臘問題	18

文 件

與第一百七十五次及第一百七十六次會議有關之下列文件，載於：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

補編第十七號，附件四十二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希臘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代理秘書長函，附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希臘外交部長函(文件 S/451)

特別補編第二號

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致安全理事會報告書(文件 S/360)

第一百七十五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星期二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F. EL-KHOURI (敘利亞)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波蘭、敘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二七四. 臨時議程(文件 S/463)

- 一. 通過議程。
- 二. 一九四七年七月八日埃及首相兼外交部長致秘書長函(文件 S/410)。¹
- 三. 希臘問題：
 - (a) 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致安全理事會報告書(文件 S/360)。²
 - (b)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希臘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代理秘書長函，附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希臘外交部長函(文件 S/451)。³

二七五. 通過議程

主席：議程包括兩個項目：一九四七年七月八日埃及首相兼外交部長致秘書長函和希臘問題。

Mr. JOHNSON (美利堅合衆國)：我當然不反對通過這一議程，不過我要略陳管見，本人相信理事會會覺得今天早上必須讓埃首相發言，因為這一日期是早已這麼確定的。同樣我們覺得聯合王國代表也應該有機會來答覆埃及代表開頭的陳述。

可是本代表團認為在這些開頭的陳述提出以後，理事會大可決定把有關埃及問題的發言展緩幾天，也許展緩到下星期，好讓我們有時間去研究埃及代表所提出的案件以及聯合王國代表團所作的答辯。這樣一種程序也能讓理事會立即進行某些因為新因素——例如這一問題以及很重要很嚴重的印度尼西亞問題——之插入而不得不中斷下來的比較緊急的事宜。

我們議程上第二個項目就是希臘代表送來的一封信，其中援引憲章的第七章。我覺得理事會似乎會給希臘代表發言機會來就這一極重要的文件說明他所提告訴的性質，而不致有所遲延。

所以我希望而且相信理事會會與我抱有同感，在埃及與聯合王國代表開頭的陳述竣事並且經過傳譯以後，也就是說大約在今天下午過了一半或者更早一些的時候，理事會就立即進行討論希臘問題並且給希臘代表以發言機會。

本人必須保留權利，等到我們處理希臘問題時，發表本代表團對於理事會處理與討論這一問題所有各項目之順序的意見。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今天下午三時我們舉行下次會議時究竟處理那一問題對於我是無關重要的。我不管我們討論埃及問題也好，或者討論希臘問題也好。關於這個議程，我只要提出下列一些意見。

我不懂得希臘代表的那封信為什麼要列入議程。難道這封信是一個爲了辯論委員會報告書而提出來的文件嗎？假使如此的話，那麼在討論中所提出來的任何文件都得審議。可是如果這封信作爲一個分開的獨立問題——如果希臘代表堅持信內所提問題要在委員會報告書以外單獨審議的話——我就要反對這種程序。

我不瞭解希臘代表現在心裏作何想法，究竟所提出的問題是一個分開的獨立問題呢，還是所提出的這封信件可以在辯論委員會報告書時連帶討論。

主席：本人向理事會徵求意見的問題是通過這樣一個議程的問題。美國與蘇聯代表所發表的意見都爲時過早。我們尚未討論到下午的會議，也未討論到希臘代表的那封信件。等到我們討論希臘問題時，自有充分機會對希臘代表的信件發表任何異議。可是我不以爲大家會有任何理由來反對通過這個議程。每個項目都要在適當時間內討論，而且理事會的任何代表都有機會批評這些項目。我不相信現在是作此種討論的適當時候。所以如果沒有人反對通過這個議程，我就認爲它已經通過了。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五十九號。

² 同上，特別補編第二號。

³ 同上，補編第十七號，附件四十二。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我保留權利以後再就這一問題發言。

議程通過。

二七六. 繼續討論埃及問題

埃及首相兼外交部長 *Mahmoud Fahmy Nokrashy Pasha*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主席：埃及首相兼外交部長在七月八日所提出的那封信已經編為文件 S/410 於七月十二日分發。現在無須宣讀該函，因為在安全理事會裏該函已經宣讀，而且各位代表人人都有一副本。

所以首先我給埃及代表機會作有關這封信件的說明。

NOKRASHY PASHA (埃及)：我要鳴謝理事會主席和各位代表邀請我來理事會列席。

埃及政府抱着十分信心前來求取安全理事會的協助，以解決其與聯合王國政府的爭端。

我們採取這一途徑，對於聯合國憲章所訂公平與正義的原則抱有充分信心。我們現正行使小國站在完全平等地位向理事會控訴一個大國的特權。

可是理事會受理的爭端牽涉到兩個當事國間很不相同的權益。在埃及方面，所爭取的是一個主權國的生存，而在聯合王國方面所爭執的不過影響到一個版圖廣濶的帝國的細小問題罷了。

埃及政府要着重指出，聯合王國軍隊堅持佔領其領土，而且聯合王國從而干涉本質上屬於埃及國內管轄的事項，不僅是兩國政府衝突頻生的根源，而且造成了居民與佔領軍之間的經常摩擦，此事本身就是對和平的威脅。

況且，此項爭端所涉及的不僅是單純的地方問題。正在中東情勢需要採取種種方法為永久和平奠定鞏固基礎之際，偏偏有這種爭端存在。埃及與聯合王國之間現有的緊張關係可以影響到我們兩國的邊界以外，是我們這一部分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的一種潛在的威脅。所以這一爭端的繼續顯然會危害到國際和平及安全之維持。

我們在未向安全理事會呼籲以前，曾經不遺餘力地求其解決。

在最近這次戰爭中，從第一天起直到民主主義最後戰勝納粹主義及法西斯主義為止，埃及始終與聯合王國站在一起並且儘量援助同盟國。這麼做確是受到大西洋憲章所確認的偉大

民主理想的感召，而且抱着這一高崇約章所揭示的遠大希望。因此，在戰爭結束以後，埃及信然指望作為一個自由主權國所應有的權利不再受限制。

為了這一目的，埃及力求在友好的會談中解決其與聯合王國的糾葛。採取這一途徑不僅為了貫徹大家所鄭重保證的聯合國憲章的文字與精神，而且同樣出於愛好和平的民族傳統。

埃及已經到了羣情憤激的程度，全國一致要求外國軍隊無條件完全撤出國境，所以埃及政府特向聯合王國政府提議舉行談判，以期按照聯合國憲章所載原則調整英埃關係。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憲章剛剛生效以後，本人忝為首相的埃及政府曾向聯合王國政府提出一個備忘錄，指出一九三六年談判英埃條約時所有的那種國際情況已經不再存在，埃及之簽訂此項協定乃受時代之驅策，而且照埃及簽約時所瞭解，其中條款均為適應特殊環境而擬訂，所以純屬臨時性質。該備忘錄說明，那些環境現已不再存在，一九三六年的條約自應認為不合時宜。

聯合王國政府從談判初期起，就堅持要在埃及境內保持其軍事基地。此項要求當被拒絕。它不僅侵犯埃及的主權與獨立，而且與聯合國憲章及集體防禦原則牴觸。

一九四六年五月七日聯合王國代表團發表一個正式聲明，想給人家一個印象，以為聯合王國政府準備將其軍隊撤離埃及。該聲明稱：

“埃及與聯合王國為平等國家，利害相共，鞏固兩國同盟乃聯合王國政府之既定政策。為厲行此項政策起見，已在信義和諧之空氣中開始談判。

“聯合王國政府已經提議將不列顛之海陸空軍完全撤離埃及領土，並在談判中確定分期撤軍階段與完成撤軍日期及由埃及政府採取辦法以便在戰時或遇有戰爭威脅時按照同盟實行互助等事宜。”

此項聲明沒有表明一定撤退的意思，反而說明其撤退並非絕無條件。這祇是一個討價還價的步驟。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聯合王國送給我們一個同盟條約草案，還加上一個軍事條約草案，其中實質訂有一九三六年條約所載種種令人反對的繁重軍事條件，從此看來，聯合王國的意思就明顯得無可置疑了。

提案與反提案接踵而來，可是聯合王國在談判時雖然始終裝出可以相與的樣子而卻堅持其最初的立場。

因為拼命達成友好的解決，當時埃及首相 Sidky Pasha 最後偕同外交部長前往倫敦與 Mr. Bevin 親自接洽。Sidky 與 Bevin 的方案是作為有待斟酌的草案而提出的。⁴雙方政府都未作承諾。等到首相回到埃及以後，開羅與倫敦的公開評論都顯得埃及與聯合王國的觀點有基本上的分歧，尤其對於蘇丹問題。

從談判開始起，聯合王國就——作為埃及要求英國撤軍那個自然權利的代價——不僅想強迫埃及加入麻煩的聯盟，而且想在蘇丹維持其在一八九九年所建立的政權。聯合王國在那個政權掩護之下，掌握着一切大權，侵犯了埃及的主權。

最後 Mr. Bevin 在埃及談判人認為簽訂任何條約所至要的一點上總算讓步了。他答應埃及與蘇丹在埃及皇室之下統一。可是事實立即顯明這一承諾不能盡信。聯合王國政府堅持將來蘇丹應有權利脫離埃及，這就是說要讓聯合王國去決定此項統一應該維持多久，以及在什麼時候，在何種條件下分開，儘管這種事情只是埃及與蘇丹的內部問題。

同時，聯合王國官員在蘇丹境內設法挑撥蘇丹與埃及的情感。當此兩國政府正在根據互信與友誼談判簽訂條約之際，聯合王國官員這種舉動說明其存心決非友好，而且定然損害到簽訂條約所必要的信心。這種敵對態度成了談判中的另一個障礙物。

爭取友好和平之解決已達整整一年之久。一切協議的途徑都已試探過了。可是聯合王國寸步不讓，弄得埃及一籌莫展。

埃及又能怎麼辦呢？我們決不願再捲入另一互相責備的時期。事態之惡化方在急轉直下，我們不能袖手旁觀。我們必須估計到我們人民的情感。外兵繼續駐在我國境內，從而干涉我國內政，其中所含危險，我們不能熟視無睹。

可是我們仍然不願讓已經危險的中東情勢再趨惡化，而且無論在什麼時候從來沒有想到擅自動手。

埃及政府恪守憲章義務，等到和平解決的其他一切希望盡成泡影之時，決定向安全理事會來提出申訴。政府的決定立即得到埃及輿論界的熱烈響應，而且獲得埃及國會的堅決贊助。

⁴ 參閱一九三六年英埃條約修訂談判文件，倫敦，英王陛下印務局，一九四七年。

埃及人民現在求取安全理事會之援助是抱有這種信心的。

老實說，我們在這裏反對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基本假定。我們請安全理事會來證實二十世紀的世界已經進步了。

我們要求安全理事會着令聯合王國軍隊撤出尼羅河流域——撤出蘇丹一如撤出埃及領土的其他部分。

我們請理事會說明必須立即撤退，必須完全撤退，而且必須無條件撤退。

我們更請安全理事會着令聯合王國結束其自一八九九年以來就在蘇丹設置的政權，以便我們蘇丹同胞與埃及人民同享福利，共展抱負。

我們要求聯合王國撤軍也許會引起一個問題，就是這些軍隊怎麼能到埃及來的。所以不妨約略談些歷史。

英國的佔領不是昨天才開始的。其日期要追溯到六十五年以前——一八八二年。甚至在當時，這也只是實現其處心積慮的帝國主義計劃的一個階段。

拿破侖遠征埃及引起聯合王國想到埃及在地理上居於衝要，而以控制尼羅河流域為其方針。從此以後，不讓尼羅河畔有堅強的政府立足就成為聯合王國的固定政策。

十九世紀初期，我們王朝的開國元勳 Mohamed Ali 把埃及變成東地中海的傑出強國，而且奠定了自主獨立的鞏固基礎。要不是聯合王國加以阻撓，他的目標是會十足達成的。聯合王國以保護鄂圖曼帝國為名，動員歐洲議會來反對埃及獨立。

儘管聯合王國反對，蘇伊士運河畢竟成為事實，於是聯合王國就加強其政策，以完全控制為其最後目的。後來在埃及總督有財政困難時，聯合王國就不管埃及人民的福利與願望，而以保護外籍股東為其崇高任務。

一八八二年聯合王國艦隊以埃及海岸建築防禦工事為藉口，砲擊亞力山大利亞。就此開始以武力佔領埃及。

這種佔領絕無半點理由。這是大大違反國際公法的行為。這也是直接違反一八四〇年倫敦公約和後來列強所訂承認埃及地位及其領土完整各協定的行為。可是此項佔領卻成了以後發展的踏腳板，追根求源也就是現在這一爭端的由來。

軍隊之駐在當然說是不過暫時性質。聯合王國的政府要員一次復一次地鄭重聲明佔領並非永久性質，會要儘速結束，而其目的只在適應道義上的一時需要，

讓我引證一八八二年八月十日英國首相 Mr. Gladstone 在下議院的發言作為許多這種聲明的一例吧：

“那位先生問起我們是不是想無限期地佔領埃及，我可以這樣答覆他：絕無問題，這是世界上我們所不做的事情之一。這種做法與女王陛下政府的原則和觀點及其對於歐洲提出的保證，乃至於——我可以說——歐洲本身的觀點，絕不一致。”

這些就是 Mr. Gladstone 在一八八二年八月所講的話。

六十五年已經過去。幾乎是整整六十五年。聯合王國的軍隊卻依然留駐埃及境內。

事情一件復一件地發生，聯合王國拿埃及或歐洲的演變來自圓其說，迭次找到了繼續佔領和干涉的新藉口。

英國佔領之惡果是全世界耳熟能詳的一個悲慘故事。埃及是被人當做征服國看待的。

埃及獨立的曙光本身就是埃及人所要身受的殘酷考驗。可是，佔領還有一種具有嚴重影響的後果。這就是說，別人違反埃及人民的意志，把埃及捲入歐洲權力政治的漩渦，於是埃及做了野心國家帝國主義擴張陰謀下的犧牲者，不是自由之身，而是過河卒子。

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時，聯合王國揭下了它的假面具，而宣佈埃及為保護國。它並未與埃及人民商量，祇是哄騙他們相信，等到戰爭結束，他們的地位問題就會再加考慮。

可是在一九一八年後，聯合王國在這一方面仍毫無動靜，反而在和會期中反對聽取埃及的請願，而把埃及領袖放逐到馬耳他及塞歇爾羣島。

後來在埃及民族革命的壓力之下，聯合王國才看到了危險的預兆。到一九二二年，聯合王國以片面的聲明宣告保護國結束以及埃及的所謂獨立。⁵可是此項宣言附了四項保留，所以埃及人民並不感到任何歡樂。這些保留有關：

⁵ 參閱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Major Islamic States, Prof. Ramesh Chandra Ghosh, Muhammed Ashraf, Lahore (巴基斯坦), 第八十二頁。

- 一、不列顛帝國在埃及境內交通上的安全；
- 二、埃及對於外國直接間接侵略或干涉的防禦；
- 三、埃及境內外國利益的保護和少數民族的保護；
- 四、蘇丹。

所以英帝國主義大權在握，佔領就此延長。

我不擬訴述聯合王國政府在以往二十五年中要我們日坐愁城的種種方法。我不擬詳論埃及人民崇高希望都給聯合王國堅強權力與心情所擊碎的幾個時期：一九二〇年 Zaghoul 與 Milner 的談話，一九二一年 Adly 與 Curzon 的談判，一九二四年 Zaghoul 與 MacDonald 的談判，一九二七年 Sarwat 與 Chamberlain 的談話，一九二九年 Mahmoud 與 Henderson 的談判和一九三〇年 Nahas 與 Henderson 的談判。

無論英國何黨執政，在選舉以前答應如何如何，保守黨或工黨當權，聯合王國對埃及的政策老是不變，而且總是保守的。那個政策依然是 Lord Milner 在一九二〇年正式報告書中所總結的那種情形：

“所以我們與埃及簽訂任何條約，都必須確保英國代表在埃及的特殊地位，使得我們能够在埃及境內保持一支軍隊以保護我們帝國的交通，並且充分保證埃及政策與不列顛帝國政策的一致。”

讓我們來談一九三六年吧。埃及目擊自己面臨國際混亂的嚴重後果。埃及在日內瓦既無任何發言權，對於這種情勢的禍患自然不負責任。法西斯在埃及的東邊侵略阿比西尼亞，橫行無阻。聯合王國不贊成充分實行國聯的制裁。非國聯會員國而將國聯向會員國建議制裁法西斯義大利辦法充分實施的只有埃及一國。集體安全依然是一種神話。世界戰爭顯然在醞釀之中，而且埃及也會和一九一四年一樣，不能倖免於戰爭之害。

埃及擔心着納粹與法西斯主義，所以當時不大願意加緊抵抗聯合王國的侵略。埃及在當時那種緊急狀態的特殊環境之下，就答應了聯合王國所開的苛刻條件。那些條件訂在一九三六年的條約，⁶其中規定：

⁶ 參閱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倫敦簽訂的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與埃及同盟條約。國際聯合會條約彙編，第一七三卷，第四〇三一號，第四〇一頁至第四二四頁。

一．聯合王國在埃及境內駐紮一定人數的軍隊，爲期至少十年。

二．即使條約的其他部分重加考慮，而同盟卻要無限期地繼續。

從這些限制所要達到的目的來看，其時限是顯然可見的。該條約雖然定有期限，卻是一種權宜之計。當事國的目的在附件所載特殊義務中顯示出來，例如聯合王國軍隊准予在西沙漠研究地形並擬訂戰術計劃，埃及政府負責建築通到西沙漠的公路，加強從亞力山大里亞到西沙漠 Mersa Matrouh 的鐵路，並且答應聯合王國佔領亞力山大里亞八年。這一切都與預期的進攻有關。

這條約所要應付的緊急狀態在簽訂後的三年以內居然成爲事實，埃及與聯合王國都捲入了這個世界戰爭。

誰也不能當真說一九三六年條約裏對埃及主權的那些限制要在戰後繼續下去。戰爭是這些限制的不言而喻的時限，現在一九三六年條約早已失去原來作用了。

今天埃及應該享有充分主權。今天埃及與聯合王國的關係不能由一九三六年條約的條款來劃定，而必須由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現有基石所在的聯合國憲章來決定。

本人站在這個高崇的論壇上，不來爭辯一九三六年條約的法律地位，可是我國信賴憲章絕無猶豫。無論以往國際法的目的何在，我們現在卻有憲章做我們的切實根據，來處理聯合國兩個會員國之間的爭端。

憲章開宗明義就訂明聯合國會員國一律主權平等這一原則。用阿拉伯的古話來說，憲章使得各會員國像木梳的齒一樣齊平。無論以往的情形如何，埃及此時此地總與爭端的其他當事國一樣是一個平等的主權國。

我們要求這種平等的充分權益，決不能把絲毫主權讓給任何與我們平等的國家。可是我們爲了國際社會的利益，也不會讓這個主權來妨礙到我們的合作，我們定會隨時遵循憲章的範圍。

一個會員國未得另一會員國的同意就在平時用軍隊佔領其領土，還有比這個更違反主權平等原則的事情嗎？

埃及並未同意聯合王國軍隊佔領其領土。

況且憲章規定了一種集體安全制度，不僅是一般原則，而且是會員國用以防備侵略的方

法和機構。這種制度顯然反對任何會員國軍事佔領別個會員國的領土。

埃及現在要求享受憲章裏這些重大特點的好處。同時埃及也願意——實在極想——對集體安全有其貢獻。但是埃及願意處於聯合國一個主權平等會員國的地位來貢獻，而不願意讓任何其他會員國牽着走。

遇有某種情形，安全理事會可能要埃及來反對侵略者。無論誰是侵略者，埃及願意享有其履行憲章義務所需要的自由。我們的立場是根據憲章的。

所以我們堅欲實行憲章，卻沒有作任何抽象的解釋。我們效法聯合國機關早就立下來的先例。

首先，我們就有安全理事會本身在伊朗、希臘、敘利亞和黎巴嫩等案中立下的先例。

我們還有大會的明白表示。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一致通過一項決議案，⁷建議外國軍隊一律撤出會員國的領土，這就着重指出軍事佔領與聯合國的目的和宗旨以及集體安全制度都不相符合。該決議案的這一部分——埃及代表團可說與有功焉——曾經大會澈底審議，而且從討論紀錄來看，毫無疑問，其本意就是要適用到現在理事會面前的這種案件。

我們重視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決議案，我要請各位讓我向理事會引述其原文：

“大會，

“認爲安全問題與裁軍問題關係密切，

“茲建議安全理事會儘速將憲章第四十三條所述之軍隊置於其支配下；

“並建議各會員國應斟酌佔領上之需要，從事將其駐紮於前敵國領土內之軍隊，作逐漸而均衡之撤退；並立即撤退其駐在其他會員國領土內但未經各該會員國於符合憲章且不牴觸國際協定之條約或協定中自由並公開表示同意之軍隊；……”

各位定會注意到，原文曾用“未經各該會員國於符合憲章且不牴觸國際協定之條約或協定中自由並公開表示同意”等字樣。

埃及並未這樣同意聯合王國軍隊的佔領。

讓我明確追溯此項情勢。讓我來聲明一九三六年條約並非表示我們的自由同意，它與國際協定牴觸而且不合乎憲章。

⁷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四十一(一)。

埃及簽訂一九三六年條約並不是一個自由的當事國。第一，埃及的領土當時被聯合王國軍隊佔領。第二，聯合王國政府向埃及全權代表表示得明白無疑，如果不同意聯合王國的要求，就會有什麼後果。

在開始一九三六年談判的前夕，英國高級專員向埃及國王與首相提出口頭通知說，“不達成協定就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如果發生這種事情，英國政府就要重新考慮其對埃及的政策。”這種聲明所施展的壓力就是保護國地位可能恢復或者等而下之，後來雖然補上“這不是威脅，也不是恐嚇，而只是簡單地敘述事實”一句，也不能爲之掩飾。

埃及首相立即抗議說“在這種情形之下，舉行任何談話或談判都不會從容或者十分自由。”

英國高級專員回答說他本國政府保留“今後的行動自由”。

我不來敘述在我看來構成“自由談判”的條件。讓我單單引證 Mr. Bevin 在類似案件裏所講的話：

“蘇聯政府依然佔領着伊朗的一部分，任何看來似乎是用強迫手段從伊朗政府手裏逼出來的辦法，英國政府總感遺憾。用軍隊佔領那個國家，而去談判，意圖談判或者要求一個小國對一個強國讓步都是要不得的。”

一九三六年條約更與構成歐洲公法的重大約章之一抵觸。那就是一八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君士坦丁堡爲蘇伊士運河而簽訂的國際協定。

蘇伊士運河的地位與作爲國際交通動脈的其他人造水路大不相同，因爲它是由我剛才所講的多面國際協定所規定的。蘇伊士運河開始就是一個國際事業，而且在通航以後幾年之內，歐洲所有主要國家都與代表埃及的鄂圖曼帝國一起來規劃其交通、中立與防務。

蘇伊士運河協定根據兩個基本原則：第一，該運河在平時與戰時都是各國可以通行的一條國際交通動脈；第二，這一條航運孔道的基本防衛責任在埃及身上。

聯合王國違反着這兩個原則，想自命爲這條運河的唯一保護人。它在一九三六年條約裏訂下條款，想把這條運河當作不列顛帝國各部分相互間交通的主要工具。

聯合王國關心這條運河的安全，當然是容易明白的。可是在這一點上不是祇有它一國啊。有領土遠在非洲和亞洲的其他歐洲國家也同樣關切。

聯合王國以保護該運河爲其一己之責任，這一點與一八八八年協定所確立的普遍、平等及中立原則都不能相容。

一九三六年的條約與憲章也不相符。我已經說明該條約所規定的軍事佔領就與憲章抵觸。可是這還不是全豹，因爲一九三六年條約所要建立的永久同盟與聯合國會員國的任務不能相符。

沒有什麼會比這種同盟更不自然了。埃及與聯合王國兩國不是因爲地理上的毗鄰而結合的。種族與文化對於它們的結合也不起作用。聯合王國實在不是要互相同盟，而只是要使埃及向其帝國的目的低頭。

有了這種英埃關係的歷史背景，此項同盟只是變相的屈服罷了。它所掩護的關係既不平衡也不光榮。它把埃及與英國的經濟聯在一起，要埃及忍受英國在外交上的狂妄行爲，而且把埃及幽禁在英帝國的勢力圈內。

作爲一個自由國家，埃及決不能忍受這種不平等關係。我們要自己站起來。我們要自己能够履行聯合國憲章所載的義務。我們要參加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而且我們準備爲此簽訂憲章第四十三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所規定的特種協定。

我不來深談這一點，可是我不能夠離開這一問題而不講到憲章的第一百零三條。大會的決議案已經明確適用這一條文。該條規定：

“聯合國會員國在本憲章下之義務與其依任何其他國際協定所負之義務有衝突時，其在本憲章下之義務應居優先。”

埃及願意遵守憲章義務而不願意遵守一九三六年條約的義務，這純粹是恪守其對其他四十五個國家所作的諾言，事實上聯合王國就是其中之一。按照第一百零三條，我們有規定義務要作此選擇。在我們以及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看來，憲章居於優先。

我想這些因素使得我們瞭如指掌似地明白聯合王國軍隊之駐在埃及領土以內，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決議案的字句來說，並未經過埃及在“符合憲章且不抵觸國際協定之條約或協定中自由並公開表示同意。”

請讓我現在來談這一爭端中涉及蘇丹的方面。

如果說直到現在我都是講爭端的其他問題的話，這不是因為蘇丹問題是什麼次要問題，這只是因為事有先後，聯合王國之掌握蘇丹是它控制了埃及的結果。就邏輯與歷史而論，聯合王國之管理蘇丹，只有參照其佔領埃及的情形才能明白。蘇丹問題在最近幾月裏曾被故意渲染曲解，我必須辨正這些事實並且據實陳述。

蘇丹是一片百萬方哩的廣大領土，居民約六百五十萬人。

一看地圖就會明白埃及與蘇丹在形體上就是一個國家。沿緯度二十二度所劃的分界線是聯合王國的發明。這完全是一條人爲的界線，在地形或地理學上都毫無理由根據。

除掉阿比西尼亞高原具有顯著特點自成一個區域以外，整個尼羅河流域是逐漸向北傾斜的一片廣大平原。這片平原有其明確的天然疆界，北面是地中海，東面是紅海與阿比西尼亞高原，南面是大湖高地和剛果盆地，西面是撒哈拉沙漠。

尼羅河從赤道到地中海穿過這個廣大平原，長在四千哩以上，正如貫澈人體的一條大動脈。

造物把尼羅河流域組成一個整體。這一事實歷史上有很多見證，外表雖因時代而有不同，但其要素從來不變。任何想破壞這一單位的企圖都違反造物自己所定的秩序。

我要引證一位很難被人指爲對埃及特別懷柔的英國傑出政治家的話來支持我的陳述。邱吉爾先生在“*The River War*”一書裏寫了下列幾行：

“如果讀者看到尼羅河體系圖，他決不會不得其宛如一顆棕樹的印象。頂上是肥沃的三角地區，碧綠一片，枝葉秀美。樹幹也許稍爲彎曲一些，因為尼羅河在流經蘇丹處轉了一個大灣。Khartoum 以南，又是唯妙唯肖，樹根開始伸展深入蘇丹。我不能再想像到更妙的比喻來說明埃及與南方省分之間的這種親切交感關係。三角地帶命根所在的水來自蘇丹，沿着尼羅河而下，一如樹液流經樹幹，在頂端結出豐盛的果實。”

邱吉爾又說：

“埃及所得到的好處是顯然的，可是不單是埃及受惠。這一結合的好處是相互

的，因為蘇丹就此在地理上自自然然成爲埃及的構成部分。埃及在蘇丹的發展上所佔的重要性也不相上下。樹根與肥沃的土壤，只有靠樹幹才能在空中表現出來，如果把樹幹斫斷，樹根與肥沃的土壤還有什麼用處呢？”

從經濟觀點來說，尼羅河流域的這兩部分也形成一個單位。它們唇齒相依，休戚相關，如果實施旨在單獨促進一地利益的政策就會阻撓整個流域的發展。這一個經濟單位，是以農業、工業與商業利益爲基礎的，因為這兩部分完全依靠尼羅河的水源，所以益發不可分開。

尼羅河流域的這兩部分同樣關心着尼羅河河流的管制與規劃，爲這一流域的進一步經濟發展計，必須專爲這一目的建築巨大的工事。出色的灌溉專家 Sir William Garstin 在一九〇四年寫過一件正式報告書，讓我來引證其辭：

“就所有與治理尼羅河有關的一切計劃來說，埃及的利害都與蘇丹密切聯繫，幾乎不能分開。兩個必須從同一個水源取水，而且兩國農業之興隆主要都靠這條河。所以考慮有關其中一國的任何重要計劃，都非顧及其對別一國的影響不可。”

尼羅河不僅是賴之以爲生的人們的共同命根，而且是自古以來文化輸入非洲腹地的孔道。幾百年前，伊思蘭教的文化就是由這條路傳到蘇丹的。

埃及深入蘇丹的過程是由融合和通婚這種和平方法完成的。在伊思蘭教的觀念上沒有什麼種族與社會的歧視。這個過程並非出於預謀，也不是由於政府的干涉，而完全是天然力量趨向統一的產物。

十年復十年，世紀復世紀，產生了共同語文和共同文化的堅實背景，成爲尼羅河流域各民族的遺產。這種背景開闢了埃及十九世紀統一的道路。

所以 Mohamed Ali 在十九世紀初葉的歷史上出現時，他致力於埃及各部分的團結，並把政府的機構統一起來。正如歐洲封建時代所發生的情形一樣；他利用逐漸合併的程序先在埃及建立了一個中央政權，而後推及埃及的本部以外。

歷史上輝煌的成就很少出乎其右。蘇丹與埃及之重新併成一個政治單位，使得整個尼羅

河流域倖免於非洲其他各地所遭遇的命運。到歐洲向外擴張高潮達到尼羅河的時候，這個流域的統一與獨立就成了阻遏其前進的障礙。

我想略談尼羅河流域的政治統一的三個特點。它在國際方面的特點見於一八四〇年以來就為國際協定所認可的皇帝勅令。它在憲法上的特點見於一八七九年與一八八二年的組織法，其中規定蘇丹與其他埃及省分在平等基礎上享有在埃及國會裏的代表權。至於它在行政上的特質，蘇丹全境都有財政與司法組織，而且這些地方機關與埃及其他各地一樣直屬於開羅的主管各部。

埃及的統治使蘇丹見到了現代文明。原來的混亂與無政府狀態一變而為秩序井然，欣欣向榮。英國財政專員在一八七八年的報告書裏曾經講過，埃及的統治已經把一個沙漠變為“人煙稠密的富庶之邦”。

這些事實曾經這一時期內訪問蘇丹的許多遊客證明。讓我舉出一項來自無可疑問方面的證言。Sir Samuel Baker 在一八七四年描寫蘇丹在未歸埃及統治以前的那一時期說“各部落都在自相殘殺。既無政府，又無法律。所以整個國家是對歐洲人擋駕的。”他接着說，“現在旅行上埃及——就是指蘇丹——不比夕陽西下後穿過海德公園更危險了”。

這就是聯合王國饞眼注視尼羅河流域時期的情形。

聯合王國在一八八二年佔領埃及以後，就有辦法進而覬覦蘇丹。同時有一個叫做El-Mahdi的酋長領導了一次宗教性的變亂，又正好給它一個機會。聯合王國於是逐步着手實現它的目的。

只要採取有力的行動本可救平初期的叛亂，可是聯合王國卻以能够想得到的種種方法來防止這種行動。它勒令解散埃及境內的埃及陸軍，焚毀其軍火，並且把埃及人完全撤出蘇丹。這次撤退無論從任何觀點來講都沒有道理，而且是現場司令官所不贊成的。單就宣佈此項“放棄政策”一點來說，便會加強叛逆的隊伍，除此之外決不會有別的效果。

可是埃及人是沒有什麼可以選擇的。聯合王國急欲埃及人撤離蘇丹，Lord Granville 發出命令說，如果埃及各部部長不奉行這一政策，“就該解職”。埃及首相 Cherif Pasha 拒絕遵行，而且辭職抗議英國的威脅。

於是到了第二階段——就是聯合王國所說的“重佔蘇丹”。一八九六年 Kitchener 假總督的名義率領埃及軍進入蘇丹。他憑總督的職權要求蘇丹人民再奉總督為正統的元首。

一八九八年 Kitchener 在 Fashoda 又提出埃及的統治權之說，這次卻是在國際事務方面。法蘭西遠征軍佔據 Fashoda，其司令官 Marchand 上校在該地掛起法國國旗，他答應說只有在 Kitchener 聲明他確曾奉到埃及政府要在 Fashoda 省重建埃及主權之命令時才肯把國旗卸下。

事實上，聯合王國在非洲，每次遇到任何其他歐洲國家有所要求時，一定就把埃及在整個尼羅河流域的權利擡出來。

聯合王國既不能說在蘇丹有什麼主權，所以只得藉詞來參與該領土的管理。聯合王國利用其曾有幾營兵隨同 Kitchener 所率埃及軍一路出發的事實，提出“女王陛下政府在佔領權下獲得的權利”作為參與管理的理由，而且一八九九年的英埃協定⁸就是為此目的。

英國的談判人 Lord Cromer 在其“Modern Egypt”一書裏把一八九九年這一協定的特性描寫得很切當。他說：

“所以必須發明一些辦法，使蘇丹成為埃及的，可以滿足公道與政治的要求，但也同時充分成為英國的，以免該國的管理受到埃及政治生活方面所有種種無可避免的國際錯綜複雜情況（按即領事裁判權條款）的牽制。

“這兩個矛盾的條件顯然非建立國際法理學上所鮮見的混合式的政府不能兼備。”

自從一八九九年協定簽訂以後，聯合王國老想擴充這一約章的意義，經常用協定原文裏從未見過的“共同統治”一詞來表示與埃及共享蘇丹主權之意。

事實上，一八九九年協定絕未講到主權問題。這不過是埃及外交部長與英國總領事所簽訂的一個非正式協定。簽字者並未提出全權證書，協定無須經過批准，而且也從未提請立法機關核准。這一文書的標題就證明其為非正式性質。雖然有時叫做條約，但是它卻名為“關於今後蘇丹管理事宜之協定”。

⁸ 參閱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Major Islamic States, Prof. Ramesh Chandra Ghosh, Muhammed Ashraf, Lahore (巴基斯坦), 第一二〇頁。

Lord Cromer 在其一九〇〇年埃及情況報告書裏正確地總結了該協定當事國雙方的觀點如次：

“按埃及立法會議對本年度概算意見裏曾說，該會議同意其中所列有關蘇丹的支出，因為他們認為蘇丹是埃及的構成部分。這一看法殊屬正確。不過蘇丹的政權卻是由大不列顛與埃及一八九九年一月十九日條約所規定的。立法會議若干議員可能不充分明白該約章的宗旨，所以我乘這個機會來說明一下，它不是為了有意阻撓埃及的正當權利而擬訂的。”

Lord Cromer 在其一九〇二年報告書裏又說，該協定

“之擬訂，有其明白的目的，就是要免除蘇丹，也就是要免除埃及，在該省省政上受到已經使得埃及行政異常錯綜複雜的那些累贅的國際制度（即領事裁判制度條款）的牽制。”

所以一八九九年協定顯然僅僅是針對埃及當時環境而擬定的一種實際辦法。

一八九九年協定把蘇丹的一切軍政大權交一位大員——總督——獨攬，就此幫助在平時建立了完完全全的軍人寡頭政治，在現代任何帝國的歷史上，我知道絕無其匹。

總督由聯合王國政府推薦，埃及政府任命。協定裏雖然並不禁止提名埃及人，可是實際上總督向來是英國人。在他手下供職的高級官員也是英國人。而協助他們的省長副省長和督察員都歸總督任命，也都是英國人。

實際上，聯合王國曾想規劃其行政，而根本不管埃及的權利。例如直到一九一二年，蘇丹按照該協定所公佈的法律須經埃及政府核准，可是從此以後總督幾次頒佈法律，甚至並不通知埃及政府。

當一九二三年埃及憲法起草時，英國高級專員利用壓力與威脅要把“埃及與蘇丹國王”字樣刪掉，堅持國王的頭銜只應該稱為“埃及國王”。

最後聯合王國得到了一個期待已久的機會，儘量在蘇丹大權獨攬，並且結束了一八九九年協定所規定“共同統治”。

一九二四年，身兼蘇丹總督的埃及軍總司令在開羅被不負責分子暗殺。這是任何地方都會發生的不幸事件。可是聯合王國卻加以充分

的利用。它不以埃及官方的道歉為滿足，還要求不少特權；除賠償費五十萬英鎊外，更要求“埃及軍中所有軍官及所有純埃及部隊在二十四小時內一律撤離蘇丹”，而且違反着原訂的辦法，要自由處理尼羅河水源。

倫敦國際問題皇家研究所出版的權威著作“British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對於一九二四年的事件作了如次的批判：“這次所採取的程序幾乎每一小節，都是侮辱埃及政府的。”

在埃及政府拒絕遵行最後通牒時，英國就佔了亞力山大里亞的海關，作為一種脅迫的手段。埃及軍隊為了避免流血終於撤出蘇丹。直到一九三六年以後才有一些埃及部隊開回蘇丹舊時的駐地。

聯合王國會怎樣利用其在蘇丹的地位來推動它的計劃呢？

聯合王國的唯一目的就是為其自己的利益打算，用它的權力把蘇丹當做殖民地來管理。自從管理開始以後，戒嚴令從未中斷。它自然寧願在幕後工作，而且竭力使得蘇丹與整個外界隔離，尤其要與埃及隔絕。不讓外國派一領事或一代理領事。甚至開羅政府要通過官方途徑取得其應有的情報也有困難。

讓我來用數字說明此項政策的結果吧。按照現有的資料，一八八四年蘇丹有歐洲人一萬五千人。一九四五年的統計說歐美人的總數是五千九百人，此項人數之中包括聯合王國的官員及其眷屬在內。

為了削弱埃及與蘇丹間的經濟關係，聯合王國竭力改變北進的自然貿易趨向，故意不讓蘇丹的貨物沿尼羅河那條自然傳統貿易路線出口，而卻改由紅海港口輸出。結果北蘇丹原來生意興隆的許多城市今天只剩了當年的空架子。此外，蘇丹從埃及的進口商業也受到行政當局所採措施的禍害。

確保蘇丹人之福利，使其作自治之準備，並且在遙遠之將來成為獨立之國家——這些就是來自聯合王國方面的最近聲明之要旨。理事會如果知道現在依然記得一八八二年開始佔領原屬“臨時”性質的埃及人並不以這些表白為可靠，那麼它一定不感到驚奇。

聯合王國想用宣傳與鐵腕，叫那些要求與埃及人保持團結的蘇丹民衆默不出聲。剛在去年，主張統一的蘇丹代表團副團長被捕，埃及律師想設法援助，可是不准進入蘇丹。輿論界橫被抑制。出版自由並不存在。如果新聞或者

社論不合當局的口胃，一切報紙，無論歐洲人的或蘇丹人的，都被查禁。今年六月三家蘇丹報紙被封，其武斷情形激起了 Khartoum 新聞界的總罷工。

聯合王國所實行的隔離政策有種種花樣：在回教教堂裏，每星期爲我們國王——合法元首——祝福的傳統禱告，已被制止；埃及移民雖然在原則上沒有限制，可是實際已受種種阻撓；蘇丹人的行政工作逐漸不讓埃及人參加；蘇丹與埃及的文化關係已被摧殘；埃及大學的蘇丹畢業生不准擔任蘇丹政府的公職。最近駭人聽聞的事情就是不讓埃及指派回教法的大法官——儘管這一高崇宗教職務象徵着埃及人民與蘇丹人民在精神上的聯繫。此外，有人竟然發表官式的談話，誹謗埃及和埃及人，而且煽動蘇丹人與埃及脫離。爲了這一目的，他們還想造成一個獨立的蘇丹國家。

在蘇丹喧賓奪主發號施令的英國人究竟是什麼人呢？在蘇丹人看來，他們完全是外國人。他們不講該國的語文，他們不具備該國的宗教與文化傳統，他們與蘇丹人民毫無關係，無論如何他們沒有資格來指導該國的社會發展。可是他們喧賓奪主。他們阻礙着同種的發展，破壞統一，培養少數民族。他們要這國家落後而且分裂。

聯合王國的計劃還有另一出路。他們深怕分化蘇丹與埃及的勾當失敗，又想將蘇丹南北割裂而分化其本身。用蘇丹管理局民政部長的話來說：“我們的政策目的，要在南部成立自治的政權與北部分開。”這一方案引起了禁往南方各省，歧視已在南方定居的北蘇丹人，禁止阿拉伯語文，不准蘇丹北方人與南方人通婚這種種種措施。爲了滿足政治目的，設立了北方的特別諮商會議。爲了抵銷埃及與蘇丹的重新統一，似乎又在準備單獨成立一個南方省，可能終究加入英屬東非。

聯合王國所一貫不斷執行的政策旨在加緊掌握蘇丹，並將埃及的一切勢力剷除。近年來惡毒的宣傳把尼羅河流域的統一講成“埃及帝國主義”——好像我們願與本國同胞聯合起來，設法維護造物與歷史爲了把蘇丹與埃及其他部分結爲一個整體而鑄成的軛帶竟然是帝國主義了。聯合王國在蘇丹設有大批殖民官吏，憑駐軍爲後盾，存心把這塊領土無限期的當成其屬地來佔有，現在聯合王國竟然如此宣傳，實在具有諷刺意味。

我們要求安全理事會着令聯合王國終止管理蘇丹。用什麼辦法來替代此種管理，應由尼羅河流域的人民自己去決定。這是一個國內問題。我們不承認聯合王國有代表蘇丹人發言的任何權力。我們處理此項情勢時，不需要聯合王國的助力。

我們已經說明英國在埃及與蘇丹的立腳點是靠強權而不是根據公理的。

我們已經說明佔領尼羅河流域是公然違反我們人民意志而且是悍然干犯國際法的行爲。

我們已經說明有一個激動埃及人民來發洩怨憤的刺激經常存在。

我們已經說明聯合王國的入侵對於埃及人和蘇丹人都不利，而且摧殘了造物所賦諸尼羅河流域的統一。

臨了，讓我再來談談現有爭端的國際意義。

理事會現在所處理的這一爭端顯然是繼續存在就會危害到國際和平及安全的爭端。埃及政府並非在這裏揚刀嚇人。可是我們對於大眾都在抱怨着聯合王國軍隊之駐在埃及境內以及埃及政府和平意志的可能受到阻撓，卻不能熟視無睹。歷史告訴我們這種情勢很容易弄得不堪收拾。這種惱人的根源既然存在，它就會荼毒我們與聯合王國的關係，妨害我們人民的發展與進步，阻撓埃及實行憲章義務的努力。

我想全世界現在都已明白中東情勢對於和平及安全的威脅。幸而阿拉伯聯盟正是憲章第八章所預期的那種區域辦法，已經成爲我們那一部分世界的巨大的安定因素。可是我們不必遠眺就會看到烏雲密集。難道有人會因爲我們此刻定要做自己家裏的主人而來責備我們嗎？

我們要在維持和平與安全上擔負適當的任務。我們要對阿拉伯聯盟的與國以及聯合國的會員國盡我們的責任。我們要站在平等的主權國地位去做而不能作爲任何其他國家的衛星國。現在埃及主權國地位還受到威脅，而且擔心着自己的安全，又怎麼能夠盡其責任？一個強盛的埃及與蘇丹統一起來，就能做中東和平的屏障，而對世界安全有其貢獻。

我再重複指出我們在這裏所爭執的正就是埃及能否作爲主權國而存在的問題。許多年以前 Lord Cromer 就已經講過，無論何個國家掌握了尼羅河上游，單單憑其所佔地勢的力量就能夠控制埃及。Lord Cromer 補充說“這種國家就會完全掌握埃及”。

我們要求安全理事會幫助我們建立使我們能够履行我們責任與義務的條件。那些條件就是外國軍隊撤出我國以及取消外國人在我們一大部分領土內的分裂政權。

我們不再在十九世紀的黑暗裏摸索了。我們生活在今天的世界，憲章的世界，集體安全的世界，嚮往和平與秩序的世界，不能再容忍帝國主義冒險的世界。埃及已與其他愛好和平

的國家在主權平等的基礎上相處。我們要與它們自由合作來爲人類別開生面。

我們相信我們的目的純正。我們深信我們向理事會告訴不會落空。我們對於憲章原則抱有信心。

主席：理事會將在下午三時再行開會，屆時將由聯合王國代表首先發言。

午後一時三十五分散會

第一百七十六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F. EL-KHOURI (敘利亞)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波蘭、敘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二七七. 繼續討論埃及問題

埃及首相兼外交部長 *Mahmoud Fahmy Nokrashy Pasha*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Sir Alexander CADOGAN (聯合王國)：我想理事會不會指望我在這時候來詳細答覆今日早上我們所聽到的埃及首相的長篇發言。直到今天早上爲止，我還不知道埃及將向理事會提出何種告訴。我們當然已經有了埃及代表團於七月八日給秘書長的那封信，⁹而且自然加以應有的注意。我準備了關於這封信的一項陳述，承蒙主席答應，我就提出來。

關於今天早上埃及首相的發言，我祇有兩點一般性的意見要提出。第一點，理事會許多代表可能因爲他提出了不讓埃及有主權平等的控訴而被感動。但我本人看到埃及首相坐在安全理事會席上肆意攻擊一個聯合國會員國，卻也有點安慰。

第二點，理事會當能記得，埃及代表曾漫談歷史。他把我國政府在埃及與蘇丹的態度和作爲描寫得相當陰沉。我卻不承認其描寫的正確。爲了要給大家一個不同的而且是正確的印象，我就得作一寫照，而且是一個不同的寫照，我希望以後纔做。

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五十九號。

至於埃及代表團在其致秘書長信裏所提出的案件，我要指出埃及政府是根據憲章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七條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一問題的，認爲這是一個繼續存在就會危害國際和平及安全的爭端。

無論埃及代表團給秘書長的那封信或者我們今朝所聽到的陳述，在我看來，都沒有證明國際和平與安全受到任何威脅。如果埃及政府想要造成這種威脅，自然當作別論。

七月八日的埃及信裏有兩點要求：

- 一．英國軍隊立即全部撤出埃及和蘇丹；
- 二．結束蘇丹現在的政權。

此二要求都與一九三六年簽訂並在是年十二月二十日生效的聯合王國與埃及同盟條約¹⁰所規定的事項有關。該條約第八條及其附件規定聯合王國得在蘇伊士運河附近的埃及領土上駐紮少數的陸軍與空軍。該約第十一條規定蘇丹現有政權繼續存在，並且訂定了有關聯合王國與埃及軍隊駐在蘇丹的條款。

一九三六年的這一條約，按照其中第十六條，還要再過九年以上，訂約當事國之一造纔能有權要求修訂。的確，這第十六條最後一句規定從生效日起十年期滿以後，也就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的十年裏，經訂約國雙方同意，隨時可以舉行談判，以便訂約當事國酌量當時環境，協議修訂其中條款。

正如第十六條表明，十年以後，祇有當事國雙方願意，纔能進行修訂。事實上，聯合王

¹⁰ 參閱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倫敦簽訂的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與埃及同盟條約。國際聯合會，條約彙編，第一七三卷，第四〇三一號，第四〇一頁至第四二四頁。